

红色经典青春励志小说
hong se jing dian qing chun li zhi xiao shuo

恰同学

少年



黄 晖 / 著

艺术创新与革命传统相结合的典范
唱响大时代背景下的青春之歌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经典青春励志小说

恰同学

少年

黄晖一著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恰同学少年/黄晖著.

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07.8

ISBN 978-7-5438-4902-0

I. 恰... II. 黄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6833 号

恰同学少年

黄晖 著

总策划: 欧阳常林

出版人: 李建国

策划: 刘一平 黄楚芳 刘向群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廖铁 李思远 胡艳红

设计总监: 虢剑

装帧设计: 杨震

出版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
邮 编: 410005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邵阳有限公司

印 次: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22

字 数: 401000

印 数: 30001-55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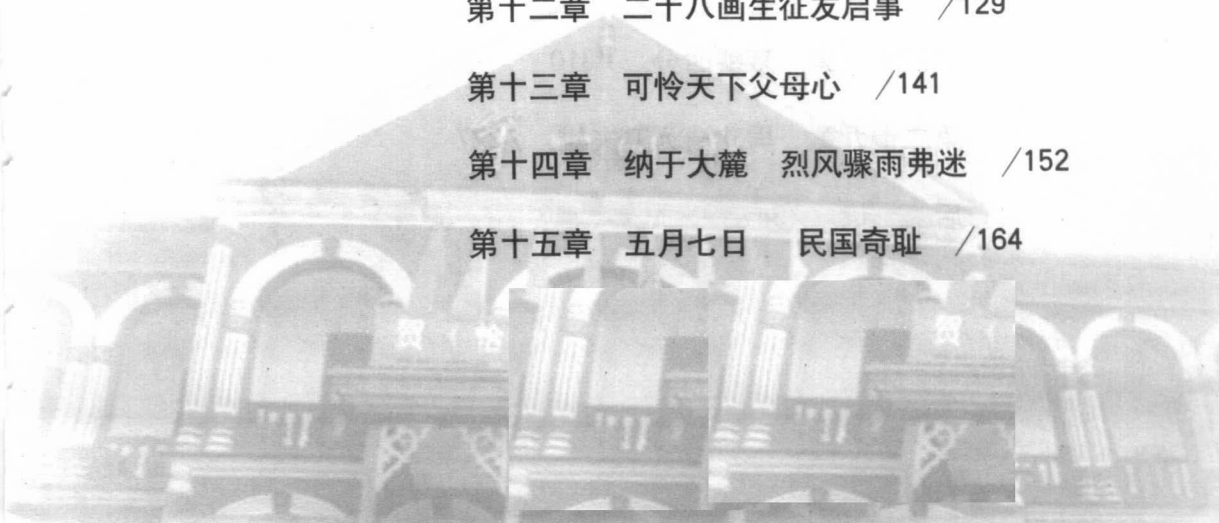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978-7-5438-4902-0

定 价: 30.00 元

热销电话: 0731-2683371 0731-2683355

目 录

- 第一章 我叫毛泽东 /1
- 第二章 免费招生 /13
- 第三章 论小学教育 /27
- 第四章 经世致用 /38
- 第五章 欲栽大木拄长天 /48
- 第六章 嚶其鸣矣 /59
- 第七章 修学储能 /72
- 第八章 俭朴为修身之本 /84
- 第九章 袁门立雨 /94
- 第十章 世间大才少通才 /108
- 第十一章 过年 /120
- 第十二章 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/129
- 第十三章 可怜天下父母心 /141
- 第十四章 纳于大麓 烈风骤雨弗迷 /152
- 第十五章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/164



第十六章 感国家之多难 誓九死以不移 /177

第十七章 新任校长 /189

第十八章 易永畦之死 /201

第十九章 驱张事件 /214

第二十章 君子有所不为亦必有所为 /222

第二十一章 逆书大案 /233

第二十二章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/245

第二十三章 到中流击水 /255

第二十四章 书生练兵 /262

第二十五章 学生人物互选 /276

第二十六章 汗漫九垓 /283

第二十七章 工人夜学 /299

第二十八章 梦醒时分 /310

第二十九章 男儿蔚为万夫雄 /327

后 记 /347





第一章 我叫毛泽东



1913年3月，这一天清晨，长沙城里一阵微雨才过，空气中便溢满了新叶抽芽的清香和浓烈的花香，透亮的阳光掠进湖南省公立第一师范的院子里，照得几树梧桐新发的鹅黄色嫩叶上的雨滴晶莹剔透，院墙外一树桃花含满雨水次第绽放，红如胭脂，艳如流霞。

方维夏匆匆穿过梧桐的绿阴，步子轻快有力，清新的空气令他精神不由一振。这位第一师范的学监主任已然年近四十，背微有些曲，一直性情内敛，举止平和。但经历了1911年那一场旷日持久的血雨腥风之后，他和大多数狂热的年轻人一样，都为新生的中华民国所激励和鼓舞，就像这春天一样忽然从寒冬里迸发出了无限生机，充满了无穷活力。

今天是长沙市商会陶会长到校捐资的日子，这位陶会长是长沙首富，向来乐善好施，尤其看重教育，被称作湖南教育界的财神，每到捐资的时候长沙各校都是争相逢迎，其恭敬不下于湖南的都督谭延闿莅临。这一次一师数日前才新换了位校长，方维夏唯恐这位新校长不懂其中的干系，冷落了财神，因此急忙赶来提醒。

他一脚跨进校长室，却见新校长孔昭绶在办公桌后正襟危坐，这位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法学学士约摸三十多岁年纪，剃得颇短的头发根根直立，脸上棱角分明，目光锐利，颇有行伍之气，他正端正地在一封聘书上写着字。方维夏见他戴了一顶黑呢礼帽，穿着苏绸的长衫马褂，脚下是老泰鑫的圆口

新布鞋，胸前挂一块古铜怀表。在他印象里，这位新校长似乎只在上任的那天，才穿得这样正式，不觉暗自点头，看来孔昭绶对这位财神还是极重视的，他对孔昭绶说：“校长，商会的陶会长半个小时后到。”

孔昭绶起身将聘书放进口袋，微笑道：“维夏，今天我有要事要出门，客人来了，你就代为接待吧。”方维夏不觉一愣，忙说道：“商会陶翁每次来，历任校长都是亲自接待的……”但孔昭绶却摆了摆手说：“我今天的事，比钱重要。”说话间径直出了门，扔下方维夏在那里发呆：什么事比财神上门还重要？

出了校门，孔昭绶租了一顶“三人抬”的小轿，只吩咐一句：“浏城桥，板仓杨宅。”便微眯上眼睛养神。沿街一线是高高低低的青砖鳞瓦小楼，深黑色的飞檐和素白色的粉壁在阳光里清亮而又明净。各色的招牌和旗帜迎风轻扬，石板街面上微雨渐干，一尘不染，空中天高云淡，往来行人安闲自在。

孔昭绶打量着街头的悠闲，不觉想起一年多前长沙街头的那种惊惶。1911年10月（宣统三年八月）武昌起义爆发，随后焦达峰和陈作新在湖南起义，同时倾力增援武昌。但就在焦、陈抽空身边兵力增援武昌时，从邵阳赶到长沙的新军第50协（团）第二营管带梅馨乘机发动兵变，杀了焦、陈二人。因梅资历不足，派士兵一顶小轿将谭延闿拥上了湖南都督的位置。其时的长沙可谓是一夜数惊，到处在杀人，到处在抢掠。同时袁世凯的军队已经攻占了汉口，大炮的火力隔江控制着革命军占领的汉阳与武昌，近在咫尺的长沙更是谣言不断，人心惶惶，连谭延闿也有朝不保夕之感。随即忽然南北议和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。

民国建立后，谭延闿开始真心实意地裁撤军队，发展经济。其时湖南建立了省议会，颁布了新刑法；兴办了大量的民营及省办的实业，修筑了第一条湖南的公路——长沙至湘潭公路；废除了清朝的田赋制度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；还拿出经费大办教育，选派公费留学生，为湖南的建设培养人才。不到一年，湖南各业都迸发出勃勃生机。

孔昭绶从日本政法大学留学一回来就得到了谭延闿的聘任，就任第一师范校长。这些天来，他感到长沙这个千年古城一夜之间便从寒冬跨进了暖春，人们从新民国看到了民族复兴、国家强盛的希望，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进行建设。孔昭绶不由热血沸腾，他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，当真有一种时不我待之感。

轿夫们穿着草鞋的脚拐进一条青石板的小巷。这时忽然传来一阵喧闹的鼓乐声，前方的小巷被挤得水泄不通。孔昭绶怔了一怔，看时，前方不远处一支仪仗队，开路的24人用全套西洋军乐队乐器奏着军乐，鼓乐嘹亮，后

面紧跟着48名法式盛装、绶带肩章、刺刀闪亮的仪仗兵，军容耀眼，步伐整齐，吸引一路的行人纷纷围观，小孩子们更是跑前跑后。领队的那人孔昭绶再熟不过，正是省教育司的督学纪墨鸿。孔昭绶不觉发呆，这分明是湖南都督府专门迎奉贵客的仪仗队，怎么到了这里？又是什么人要教育司的督学亲自出马？

小巷太窄，围观的人却越聚越多，孔昭绶的轿子只得跟在仪仗队后慢慢地走。一时大队人马迤逦行来，终于在一间大宅子前停下，看着墙上挂着的“板仓杨宅”的牌子，孔昭绶不由脸色一变，暗想：不会这么巧吧？

这时纪墨鸿翻身下马，轻轻地叩了叩大门，只听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走出个中年男子来，穿长衫，中等身材，面容丰润，目光柔和，举止沉稳。背后却藏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，梳两个小辫子，脸如满月，睁大了一双漆黑的眼睛伸出头好奇地打量着。

“立——正！”随着一声威严的军令骤然在门口响起，几十双锃亮的军靴轰然踩得地上尘土飞扬，一声令下，仪仗队的士兵同时枪下肩，向那中年男子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随即八面军鼓震耳欲聋地响起来。

纪墨鸿把手一抬，军鼓便戛然而止，他向那中年男子深深鞠了一躬，朗声道：“卑职省教育司督学纪墨鸿，奉湖南都督谭延闿大帅令，特来拜访板仓先生。”没等那人开口，纪墨鸿已经向后一招手：“呈上来！”

一时鼓声和军乐又骤然大作。两名仪仗兵托着一只锦缎衬底的盘子正步上前，盘中是一封大红烫金、足有一尺见方的聘书。纪墨鸿双手捧起聘书，呈到那人面前：“谭大帅素仰先生风格高古，学贯中西，今林泉隐逸，是为我湘省厥才之失。兹特命卑职率都督府仪仗队，礼聘先生俯就湖南省教育司司长。这是都督大人的亲笔聘书，伏请先生屈尊。”四周人群中顿时发出惊叹之声，目光齐齐投在那张聘书上。

孔昭绶见状，不由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怀里的聘书，他显然有些措手不及，只睁大了眼看着那中年男子。面对如此排场，那中年人却像是一个偶尔经过的过客。他并不去接聘书，只是淡淡说道：“杨某久居国外，于国内情形素无了解，更兼毫无行政才能，实在不是做官的料子。烦纪先生转告谭帅，就说他的好意我领了，请他见谅。”

那人的态度让众人都吃了一惊，纪墨鸿尴尬地捧着那份聘书，看着他笑道：“大帅思贤若渴，一片赤诚，几次三番求到先生门下，先生总得给大帅一个面子吧！”

“好了，该说的话，我也说过了。杨某区区闲云野鹤一书生，只想关起门来教几个学生读几句书，谭帅也是三湘名儒，想必能体会杨某这点书呆子想法。不送了。”说完这番话，这人转身牵着那少女进了院子，反手掩上了



院门。

纪墨鸿不觉呆在那里，仿佛泥塑木雕，半晌才沮丧上马而去，一路偃旗息鼓。孔昭绶不觉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

孔昭绶下了轿，走到大门前，正要伸手叩门，却见那门是虚掩的。他轻轻推开，里面是一个小院落，三面房间，一面院墙大门，正中一个小天井到处植满花木，阳光透进来，一片葱茏，花架子上十数盆兰花才经新雨，长长短短的绿叶舒展开来，几朵素白的春兰悄然绽放，清香满院。

只见那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个洒水壶，悠闲地在那里浇水，少女也提起一个水壶，边学着男子的样子洒水，边歪着脖子问：“爸爸，他们是来请你去当官的吧？为什么你不当官，当官不好吗？”

这人看看女儿，又看看眼前的兰花，说：“当官嘛，倒也没什么不好，不过是有人合适当官，有人不合适。就好像花吧，一种跟另一种也不一样啊，你比方牡丹，是富贵花，像爸爸和开慧种的兰花呢……”

少女抢过话头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君子花。”“对喽。你想若兰花变得像牡丹一样一身富贵气，那兰花还是兰花吗？”那人笑了起来。不等少女答话，院门口忽然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恐怕不是。”

那人诧异地回头，看到孔昭绶正站在门前，一时间，他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“昭绶兄？”孔昭绶也是快步上前：“昌济兄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真是没想到，没想到啊……”这人惊喜地说着，迎上去握住孔昭绶的手，二人相视大笑。这人名叫杨昌济，长沙人。又名怀中，字华生，是个虔诚的佛教徒。早年就读城南、岳麓书院，研究宋明理学。1903年春到1913年，先后在日本弘文学院、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英国爱伯汀大学留学，并赴德国考察。对西方教育、哲学和伦理学之历史与现状、理论与实践均有深入研究，乃是湖南有名的大学者，方才回国不久。那少女是他的小女儿，名叫杨开慧，今年刚刚12岁。

二人一同到书房就座，杨昌济兀自还在久别的激动中：“东京一别，一晃这都几年了，好几回做梦，我还梦见昭绶兄在法政大学演讲的情景呢——‘当今之中国，唯有驱除满清鞑虏，建立共和之民国，方为民族生存之唯一方法！’那是何等的慷慨激昂！言犹在耳，言犹在耳啊！”

“我也一直记挂着昌济兄啊。从日本回来以后，我还托人打听过你的消息，听说你去了英国留学，后来又去了德国和瑞士……”尽管久别重逢，想说的话很多，但孔昭绶是个急性子，略略寒暄，便开门见山：“哎，闲话少叙，今天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。”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那份聘书，递到杨昌济面前。

杨昌济不禁有些疑惑，打开聘书，只见写着：“今敦请怀中杨老先生为



本校修身及伦理教员，每周授课四时，月敬送脩金大洋叁拾圆正。此约湖南省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孔昭绶。”

“怎么，奇怪啊？当此民国初创、百废待兴之际，什么是强国之本？什么是当务之急？教育是强国之本，教育是当务之急！”迎着杨昌济的目光，孔昭绶站起身，声音大了起来，“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不把教育二字放在首位，何谈国家之发展，何谈民族之未来？开民智，兴教育，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，这，才是民族生存之根本，中华强盛之源泉啊！”

杨昌济连连点头：“嗯，这一点，你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有共识。”孔昭绶继续说道：“而教育要办好，首先就得办好师范，得有好的老师，才有好的教育啊。这回谭畏公招我任一师校长，我也想过了，头一步就得聘请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员，扫除旧学校那股酸腐之气，为我湖湘之教育开出一个崭新局面。昌济兄，你的学问，三湘学界谁不景仰，我又怎能放过你这位板仓先生？”

迎着孔昭绶殷切的目光，杨昌济却明显地露出了为难的神情。孔昭绶不禁笑了：“怎么，谭畏公的官你不做，我那儿的庙你也嫌小了？”

“昭绶兄，你开了口，我本应该义不容辞，不过这一次，只怕你是来晚了。”杨昌济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封聘书，递给孔昭绶：“这是周南女中昨天送来的聘书，聘我去教国文，我已经答应了。”

这个变故显然大出孔昭绶的意料，看看聘书上的日期，还真是昨天的落款，失望之中，他只得起身告辞，却仍不甘心：“‘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！’昌济兄，我记得这可是你毕生的理想啊。”

杨昌济道：“只可惜英才难求啊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那儿就没有英才？我第一师范自宋代城南书院发祥，千年以降，哪一代不是人才济济？且不说张南轩、曾国藩这些历史人物，就是眼下，缔造共和的民国第一人黄克强先生，那不也是我一师的毕业生吗？”

“可是周南那边……”

孔昭绶赶紧趁热打铁：“不就是一点国文吗？我只要你来兼课，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的。昌济兄，以你的学问，只要肯来屈尊，未必不能在一师学子之中，造就一批栋梁之材！怎么样，还是答应我吧？”

迎着孔昭绶期待的目光，杨昌济沉吟了片刻，只好说道：“这样吧，你给我几天时间，我想办法安排一下，要是安排得过来，我就来给你兼这份差。”

得了他这句话，孔昭绶才算是放心出了杨宅。临上轿，还回头郑重叮嘱了一句：“昌济兄，可别敷衍我哦。”

送走孔昭绶，父女二人回了书房，开慧一路还在问：“爸爸，孔叔叔他

们学校的学生真的很好吗？”杨昌济道：“现在在校的学生嘛，倒没听说什么特别出类拔萃的，新学生呢，又还没招，好不好现在怎么知道？”

“可是孔叔叔不是说他们学校出了好多人才吗？还有个缔造民国的黄克强先生，那是谁呀？”

杨昌济告诉女儿：“黄克强，就是黄兴，也是爸爸在日本的时候的同学。”

“黄兴大元帅？他也是孔叔叔他们学校的学生？”开慧听得几乎跳了起来，拉住父亲的手臂，“哇！爸爸，那你赶紧去呀，你也去教几个黄兴那样的大英雄出来，到时候，民国的大总统、大元帅都是你的学生，那多带劲！”

“还几个？哈哈……”杨昌济不禁一笑，“真要遇上一个，就已经是佛祖显灵了。可惜爸爸善缘还修得不够，遇不上哦。”开慧嘟着小嘴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杨昌济拍了拍女儿的头，笑着回答：“你还小，不明白这个道理。这个世上，最难求的，就是人才，且不说黄兴那样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，但凡能遇上一个可造之才，能教出一个于国于民还有些作用的学生，像爸爸这样的教书匠，一辈子，也就知足了。”

开慧甩开父亲的手臂，偏着头，很认真地对父亲说：“我就不信！爸爸，你以后一定会教出一个比黄兴元帅还厉害、还有本事的学生！”杨昌济笑道：“你算得这么准？”开慧起劲地点点头：“不信，我们打赌。”

杨昌济笑了，望着书桌上的地球仪和那尊他朝夕敬奉的白玉观音像，脸上的笑容却渐渐凝结了起来，心里想：如此人才，却不知锥藏何处？

二

陶会长那辆镶着银色花纹的豪华马车才停在一师门口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便跳下车来。这少女面目清秀，身材高挑，穿一身淡雅学生裙，虽然看上去像个内秀的古典美女，但她纤细而灵巧的双脚，流光溢彩的双眼却泄露了充满渴望的少女情怀。

“斯咏！不要乱跑。”陶会长在车上叫道。“爸，我去看看，这个学校好漂亮。”少女说话间径直进了校门。陶会长尴尬地向前来迎接的方维夏一笑，说：“小女陶斯咏，小孩子不懂规矩，让先生见笑了。”方维夏也一笑说：“不要紧。”然后领着陶会长进了校长室。

陶斯咏一个人在学校里缓缓而行。第一师范前身为南宋绍兴三十一年（公元1161年）张浚、张栻父子创建的城南书院。乾道三年，朱熹来访时，住此两月。书院遂因朱张会讲而名传天下，与岳麓书院齐名。书院建在妙高

峰上。妙高峰为长沙城区的最高峰，号称长沙城南“第一名胜”。学院前临湘江，与岳麓书院隔水相望。清末书院被毁，一师便在原址上重建，建筑风格仿照日本青山师范学校，以黑白线条为主，等角三角形的深黑色瓦顶，映衬素白的拱形顶百叶窗，墨蓝色方形墙面，整个建筑群是典型欧式风格，典雅庄重。但连接建筑的回廊迂回曲折，开出一个独立的庭院，或有小亭，或有古井，独具东方韵味。

此时阳光越发明净，院子里几株老槐抽出新条，一树垂柳如烟一般，满院草色苍然，学生们都在上课，回廊里静寂无声，暖风轻拂，一只蝴蝶翩然而飞。斯咏穿过回廊，在一间一间的教室窗外探过头去，看里面都是男生，不觉撇了撇薄薄的嘴唇。

“衡山西，岳麓东，城南讲学峙其中……”一阵悠扬的歌声和钢琴声忽然传来，斯咏不自觉地循声走过一个回廊，却见不远处繁花绿树之中，一个穿中式长衫、金发碧眼的老师在那里弹着钢琴，当他那双白种人修长的手滑过键盘时，就有音符如行云流水般从他灵巧的指端泻落，这声音，穿透了斯咏的身心。

几十个一师的学生一色的白色校服，朝气蓬勃，手里捧着歌谱，嘴里唱着新学的校歌，眼睛却被回廊前斯咏那双灵动的大眼睛所牵引，不能收回到歌谱上，歌声也没有刚才响亮了。斯咏迎着满院男生们诧异的目光，调皮地一笑。

“斯咏！”陶会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走廊一头的楼梯口，皱着眉头，尽量压低嗓门叫自己的宝贝女儿，“像什么样子？还不过来？”

陶斯咏又回看了两眼，才跑了开去。陶会长责怪说：“这是男校！女孩子家东跑西跑，成何体统？”看看身边的方维夏，又道，“小女失礼，让方先生见笑了。”

方维夏倒不在意：“哪里。陶翁代表商会慷慨解囊，捐资助学，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，小姐参观一下有什么关系？倒是孔校长有事外出，未能亲迎陶翁，失礼之处，还望见谅。”

办完了捐款的事，陶会长辞别方维夏，出了校门，正要上车，却不见斯咏跟上来，回头一看，斯咏还站在教学楼的台阶下，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。陶会长催道：“斯咏，你到底走不走？”

“急什么吗？爸，你看这儿好美啊，那么大的树，还有那么多花，教室也那么漂亮……”斯咏一面走一面回头说，“爸，要是我能到这儿来读书该多好！”

陶会长被女儿的话逗笑了：“胡说八道！哪有女孩子读男校的道理？”

“可女的为什么就不能读吗？不公平！”



“不是给你办好了上周南女中吗？”

“可是这儿比周南漂亮嘛！”

陶会长望着这个被他娇宠惯了的女儿，忍不住摇了摇头：“你个小脑瓜子一天到晚想些什么？一点正经都没有！还不走？”斯咏噘着嘴，恋恋不舍地又回头望了一眼，这才上了车。

车行到南门口，斯咏素来爱逛开在这里的观止轩书店，便先下了车。

她来到书店前，习惯性地看了看门口推介新书的广告牌，却见上面最醒目的一行写着：“板仓杨昌济先生新作《达化斋读书录》，每册大洋一元二角”，当即抬脚进了书店。

书店柜台前的店伙计一只手撑着下巴，一只手百无聊赖地拨着面前的算盘珠子，眼睛却时不时地盯住书柜下露出一双破布鞋——这个家伙从一大早就来了，蹲在那里看书，一动不动，已经白看了一上午了。店伙计心中早已有些不耐烦，斯咏正好走了进来：“请问有杨昌济先生的《达化斋读书录》吗？”

“有，还剩最后一本。”伙计满脸堆笑，“小姐，您算来巧了。我这就给您拿去？”一时在书架上四处乱翻，却没有找到，正纳闷时，一眼瞥见破布鞋上遮着的正是那本《达化斋读书录》，叫道：“这位先生，对不起，打搅一下。”

那人全没有听见他的话，只顾埋头看书，伙计拍拍他的肩膀，大声说：“先生！这位先生！”“啊？”那人吓了一跳，问道，“干什么？”伙计指指外面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您这本书有人要买。”

“哦，你另外拿本给他吧。”这人又埋头继续看书。伙计忍无可忍，伸手盖住了书，说：“哎哎哎哎，别看了别看了。”“怎么了？”这人站了起来。

店伙计瞪了他一眼：“这是最后一本，别人买了！”声音惊动了柜台前的斯咏，她向这边望过来，只见一个青年高大的背影，肩上打了一大块补丁，说一口略带湘潭腔的长沙话：“你等我看完嘛……”“我等，人家顾客不能等，你这不让我为难吗？”

那青年忙说好话：“那……那我看完这一章，就两页了，看完这两页就给他……”“哎呀，拿来吧，你！”店伙计实在懒得跟他纠缠下去，一把将书夺了过来，白了他一眼，换上笑脸走向斯咏，“小姐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劳您久等了。”

那青年悻悻地走了出来，斯咏这才发现他身材极是高大，头发剃成短短的板寸，眉目清秀，目光却炯然有神，身上的短衫满是补丁，一双布鞋破开了个大口。他淡淡地扫了斯咏一眼，向门外走去。斯咏怔了一怔，没有接书，说：“没关系，人家在看嘛。”店伙计指了指那青年：“您说那位呀？”



嗨，都蹲那儿半天了，从早上一直到现在，光知道白看！买不起就买不起吧，他还霸着不让别人买，真是！”

这青年听见这话，猛然转到柜台前，一把将书从伙计手里抢了过来，重重拍在柜台上：“这本书我买了！”斯咏不禁一愣，却正碰上他示威似的目光。店伙计也愣住了，抱怨道：“人家都买了，你这不是抬杠吗？”

那青年也不含糊，他看看书后的定价，回敬道：“先来后到嘛。我先来，凭什么不让我买？不就一块二吗？”他一手按着书，一手伸进口袋，颇有一副谁怕谁的傲气。然而那伸进口袋的手却慢慢僵住了，脸上的表情也跟着僵住了：他左掏右掏，掏来掏去，不过掏出了两三个铜板，一腔气势顿时化作尴尬。

伙计脸上浮起了一丝嘲笑：“哟，您不是没带钱吧？”感受到身边斯咏的目光，青年的脸顿时涨红了。伙计却还在继续奚落他：“要是您手头不方便，那我只好卖给这位小姐了。”他说着话，使劲从青年的手掌下抽出书，放在了斯咏面前。

青年愣了一愣，转身出了书店。斯咏付了钱，拿着书缓缓沿街而行，这时她突然忍不住笑了：那位青年人就走在前面不远处的街边上，似乎脚被什么东西磕了一下，他发泄地一脚踢去，却将鞋踢飞了，他赶紧单脚跳着去捡那只飞出老远的鞋。

这个样子真是太滑稽了。斯咏看着他跳着移到一棵树旁，正扶住树穿鞋，那只鞋鞋帮被踢开了个更大的口子。斯咏的心隐隐地动了一下，她忽然加快了脚步，走到青年身后，将那本《达化斋读书录》递到了他面前，说：“这本书送给你。”

青年顿时愣住了，看了看斯咏，一时接也不是，不接也不是。斯咏把书往他手里一塞：“你不是没看完吗？拿着吧。”青年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边手忙脚乱地掏口袋边对斯咏说：“那，我……我给你钱。”手一伸进口袋，才想起自己根本没有钱，不由得越发尴尬了。

斯咏道：“我说了送给你。哎，这可是大街上啊，你不会拒绝一位女士的好意吧？”青年只得赶紧接过书，喃喃地回应：“那，算我借你的，我回头还给你。”

斯咏一笑，转身就走。青年一手举着书，一手提着破布鞋，高声问：“哎，你叫什么？我怎么找你啊？”斯咏回头说：“不用了，书你留着吧。再见。”叫了一辆过路的黄包车，径直上了车。青年想追，但少了一只鞋，无法迈开步子，他单脚跳着，冲斯咏的背影叫道：“哎，哎——那你有空来找我吧，我就住前面湘乡会馆，我叫——”这时黄包车已经跑出老远，显然听不到他的喊声了。青年看看那本书，再看看破布鞋，突然冲着那只破布鞋裂

开的大洞喊道：“我叫毛、泽、东！”

三

拿着那本《达化斋读书录》，毛泽东用兜里剩的铜板买了个烧饼，边啃边向湘乡会馆方向走来。

湘乡会馆所在的巷子口，照例摆了个小小的臭豆腐摊子，摆摊的老人虽然不过五十来岁年纪，看上去却苍老得像六十好几的老头，这老头叫刘三爹，毛泽东一向喜欢吃臭豆腐，早和他混得烂熟。

毛泽东一路走来，远远便闻到了那股臭味，摸摸口袋，却只能叹了口气。刚要走进巷子，忽见那小摊的破木桌旁坐着两个年轻人，一个十七八岁，长衫笔挺，容貌雅俊，收拾得一丝不苟；一个十五六岁，对襟短衫，还是个愣头小子。这时刘三爹正把臭豆腐端到二人面前，那穿长衫的顿时皱起眉头，掩着鼻子：“端过去端过去，他的。”刘三爹赶紧把臭豆腐移到那愣头小子面前，侧头问那长衫少年：“这位少爷，您不来碗？”

长衫少年掩着鼻子使劲地摇头。毛泽东见了他的模样，当时便笑了，悄悄走了过来。这边那愣头小子把脸凑近热气腾腾的臭豆腐，深吸一口气，盯着长衫少年问：“哥，你真不吃？”

长衫少年头一摇：“臭烘烘的，吃什么不好？吃这个。”“闻着臭，吃着香！你就不懂。”愣头小子说着从筷笼里抄起一双筷子就要动手，长衫少年赶紧拦住他，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块雪白的手帕。愣头小子看他擦着筷子，摇头说：“就你讲究多！”长衫少年瞪了他一眼，反反复复狠擦了几遍，看看手帕上并无污渍，这才把筷子塞给了弟弟。

毛泽东走到二人身后，忽然一拍那长衫少年，那少年吃了一惊，对面的弟弟早抬起头来，惊喜地叫道：“润之哥。”这二人正是毛泽东的好友，长衫少年名叫萧子升，愣头小子名叫萧三，两人是两兄弟，都是毛泽东两年前在湘乡东山学堂时的同窗。看着二人，毛泽东还没开口，肚子就先发出一阵“咕噜噜”的声音。萧子升忙拉毛泽东坐下，要了一碗臭豆腐。毛泽东风卷残云吃得干干净净，放下空碗，用手背一擦嘴，这才长长地透了一口气。

萧子升打趣道：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润之兄饱乎？不饱乎？”“饱也，饱也。还不饱我不成饭桶了？”毛泽东拍着肚皮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，“不瞞子升兄，我呀，五天没吃过一餐饱饭了，天天一个烧饼打发，那烧饼做得又小，吃下去跟没吃一样。”

“怎么，口袋又布贴布了？”萧子升说着，掏出钱袋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把钱通通倒在桌上，里面是几块银元和一堆铜板，他把钱分成三堆，也不数，



将其中一堆推到毛泽东面前：“拿着吧。”

毛泽东也不客气，收了钱：“等我家寄了钱，我再连以前的一起还给你。”

“等你家寄钱？等你家寄钱你还不饿死七八回了？我说润之，你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总不能老跟家里犟下去，还是要跟伯父说清楚才行……”萧子升还在说着，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，说：“哎呀，你不明白的。我们家老信子，什么都好商量，就读书两个字提不得！”

三个人离开臭豆腐摊，回了湘乡会馆，进了萧家兄弟租住的房间，萧子升说道：“我说润之，你这样下去不行，才到长沙一两年，学校读了无数个，没一个满意的，也怨不得伯父生气。你到底打算上哪所学校？”

这个话题正触到了毛泽东的难处，他呆了一呆，摸摸后脑勺说：“那些学校是不行嘛，读不下去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正好，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呀？”萧三笑说：“润之哥，我们今天正想去跟你说这件事情的，干脆，跟我们一起考北大算了。”“北大？”毛泽东眼睛一亮，“北大今年对湖南招生了？”萧三手舞足蹈地说：“对呀，招生广告都出来了，全国都可以报名，我和我哥都打算去考呢。”

“真的？哎呀那太好了！我去年就想考北大，兵荒马乱的没去成。哎，它什么时候招生？能不能在长沙考？”毛泽东大喜过望，一口气提了一连串的问题。萧子升笑道：“哪有在长沙考的道理？当然得去北京，就下个月。我和萧三正在想办法筹钱呢。润之，一起去吧。三个人一块，到北京还能省点住宿费呢。”

一提起钱，毛泽东口气便虚了：“那，大概要好多少钱啊？”

“一个人总要150块大洋吧。”

毛泽东听得眼睛都瞪圆了，叫了起来：“150?!”

“你瞪着我干吗？”萧子升看到毛泽东的这副样子，索性扳起手指给他算账，“你想呀，这么远的路，食宿、路费，两个月备考，再加上头一年的学费、杂费、生活费各项，150块已经是紧打紧算了。”

毛泽东这下傻了眼：“我的个天，150！剃了我这身肉，不晓得卖得15块钱不？”

“我现在也是天天愁钱。两兄弟这一下就是三四百块，家父这一段身体又不好，家境也不如从前，可除了跟家里伸手呢，我又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。”萧子升话锋一转，对毛泽东说，“其实说起来，你比我们强多了。”

“我比你们强？我都穷得饿饭了！”

“好歹你家里并不穷嘛，真要想办法，这个钱未必拿不出来。”萧子升道。萧三也点头：“是啊，润之哥，你就跟你爸说说好话嘛，你要去北大，

肯定能考取，这么好的机会，错过就可惜了。”

“机会我当然不想放过，可我们家老倌子，哎呀……”毛泽东想想还是摇了摇头。

“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他一定不答应你？以前你读书，他不是也供过你吗？你跟他说清楚，全中国就一个北大，最好的大学。父望子成龙嘛，他也盼着你前途无量。”

“对对对，你把读北大的好处说他个天花乱坠，万一说动了伯父，不就解决了吗？”

听着萧氏兄弟的劝说，毛泽东嘴里沉默不语，心里也不觉有些动了。